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教 育 文 选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組

说 明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育文选》（内部使用）是教育系馬、恩、列、斯教育論著选讀課的教材，按全文或章节共收入三十四篇，以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順序編排。

此外，我們还編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育文选注释》（征求意见稿），注释范围包括題解和难以理解的詞，供工农兵學員学习时参考。

在編写过程中，我們曾学习和参考了兄弟院校編写的有关教材，在此表示感謝。由于我們馬列主义水平不高，時間仓促，在編选和注释等方面肯定存在着許多缺点和錯誤，希望提出批評意見。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组

1974.5.

马克思 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节选）	（ 1 ）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綱	（ 26 ）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	（ 30 ）
共产主义原理（节选）	（ 46 ）
共产党宣言（节选）	（ 49 ）
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节选） ..	（ 60 ）
附录：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中的普及教育的	
发言記录	（ 63 ）
資本論（第一卷）（节选）	（ 66 ）
法蘭西內战（节选）	（101）
哥达綱領批判（节选）	（103）
反杜林論（节选）	（106）
自然辯証法（节选）	（118）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巴黎）（节选）	（136）
給“薩克森工人报”編輯部的答复（节选）	（138）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柏林）（节选）	（140）

列 宁

民粹主义空想計劃的典型	（14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节选）	（172）

給喀普里黨校學員尤利、萬尼亞、薩維里、伊萬、	
弗拉基米爾、斯塔尼斯拉夫和弗馬諸同志的信……	(174)
在全俄國際主義教師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181)
關於蘇俄高等學校的招生問題……	(183)
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184)
在全俄國際主義教師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188)
在各省國民教育廳社會教育處處長第二次會議	
上的演說……	(192)
俄共（布）黨綱草案（節選）……	(194)
青年團的任務……	(196)
論無產階級文化……	(213)
在全俄省、縣國民教育廳政治教育委員會工作會議	
上的講話……	(215)
論綜合技術教育……	(225)
全俄芬維埃第九次代表大會（節選）……	(229)
日記摘錄……	(230)

斯大林

關於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總結（節選）…	(235)
論共青團的任務（節選）……	(239)
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節選）……	(243)
與英國作家威爾斯的談話（節選）……	(247)
在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	
工作的總結報告（節選）……	(249)

恩 格 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注1〕（节选）

我們已經相当詳細地考察了英国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現在我們可以从这些事实做出結論并且再用这些結論来和实际情况互相印証。我們来看一看，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工人本身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們在体格方面、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的面貌是怎样的。

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的身体，而且这种伤害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我們就把这叫做杀人；如果杀人者事先知道这种伤害会送人的命，那末我們就把他的行动叫做謀杀。但是，如果社会把成百的无产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注定他們不

①在这里，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当我說到社会这样一个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負有責任的整体的时候，我所指的当然是社会中拥有政权的那一部分，即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目前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都握有統治权，因而應該对它不允許参加政权的那些人的状况負責。在英国，正像在其他文明国家一样，这个統治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但是社会（特指资产阶级）至少有責任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員的生命，有責任注意，譬如說，不要餓死一个人，这一点是无須乎我来給我的德国讀者証明的。如果我是写給英国资产阶级看的話，那当然又当別論了。——恩格斯原注

目前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在主耶穌的第1886年，我們德国的資本家至少在这方面已經完全达到了英国的水平。——恩格斯在1887年英譯本美国版上补加的注

可避免地遭到过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剑或枪弹所杀死一样的横死，如果社会剥夺了成千人的必需的生活条件，把他们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会利用法律的铁腕强制他们处在这种条件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结局——死亡来临为止，如果社会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这成千的人一定会成为这些条件的牺牲品，而它仍然不消除这些条件，那末，这也是一种谋杀，和个人所进行的谋杀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阴险的谋杀，没有人能够防御它，它看起来不像是谋杀，因为谁也看不到谋杀者，因为谋杀者是所有的人，同时又谁也不是，因为看起来被杀的人似乎是自然地死去的，因为这与其说是犯罪，不如说是渎职。但这仍然是谋杀。我现在就来证明：英国社会每日每时都在犯这种英国工人报刊有充分理由称之为社会谋杀的罪行；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我还要证明：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怎样有害，可是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当我引用官方文献、政府报告书和议会报告书来确定杀人的事实的时候，这一点就得到了证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379—380页

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中有些资料也证实了同样的事实。1840年，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自由职业者等等）的

这五十年来一切变得多厉害呵！目前，英国资产者中已经有人承认社会对它的各个成员负有责任；而我们的德国资产者呢？！——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平均寿命是三十五岁，商人和光景较好的手工业者是二十二岁，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十五岁。在議會报告書里还可以找到許多类似的事实。

死亡数字之所以这样高，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幼儿的死亡率很高。小孩子的娇嫩的身体最不能抵抗恶劣的生活条件的不利的影响。如果父母都工作，或者其中死了一个，孩子就常常沒有人照顾，这种情况很快会造成恶果；因此，象曼彻斯特这个地方，根据我們在前面刚提到过的那个报告，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不到五岁就死掉，可是，上等级别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却只有20%，而农业区各阶级所有的孩子五岁以前死亡的平均也不到32%^①，这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在前面引証过几次的“机工”杂志中的那篇論文里面，我們找到了关于这方面的更精确的材料。該文的作者把城市和农业区里各种小儿病的死亡数字加以比較，証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流行病所引起的死亡率，一般說来比农业区高2倍；城市中患神经系统疾病的比农村中多4倍，而患胃病的則比农村多1倍多，同时，城市中因肺部疾病而死的人数和农村中的比較起来是2.5:1。在城市里，因天花、麻疹、百日咳和猩紅熱而死的小孩子比农村中多3倍，因脑水肿而死的多2倍，因瘧疾而死的多9倍。为了再引証一个权威的材料，我在这里举出一个表，这个表是威德博士从1832年的議會工厂委员会报告中借用来放在他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版第3版)里面的。

①“工厂調查委员会报告書”第3卷霍金斯博士关于郎卡郡的报告。

这里引証的是“曼彻斯特最高統計权威”罗伯頓博士的材料。

——恩格斯原注

在每10000个 死亡人口中	5岁 以下	5—19	20—39	40—59	60—69	70—79	80—89	90—99	100岁 以上
拉特蘭德郡一 卫生状况良 好的农业区	2 865	891	1 275	1 299	1 189	1 428	938	112	3
艾塞克斯郡一 沼泽地农业 区域.....	3 159	1 110	1 526	1 413	963	1 019	630	177	3
工厂出现以前 1779—1787 年的卡賴尔 市.....	4 408	911	1 006	1 201	940	826	533	153	22
工厂出现以后 的卡賴尔市	4 738	930	1 261	1 134	677	727	452	80	1
工厂城市普累 斯頓.....	4 947	1 136	1 379	1 114	553	532	298	38	3
工厂城市里子	5 286	927	1 228	1 198	593	512	225	29	2

除了貧窮階級被壓迫及其利益被忽視所必然引起的這一切疾病，還有其他的原因促使幼兒的死亡率上升。在許多家庭里，妻子和丈夫一樣地出外工作，結果孩子就完全沒有人照顧，他們或者被鎖在家里，或者被交給雇來照看他們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有成百的孩子死於各種各樣的不幸事件，那還有什麼奇怪的呢？任何一個地方也不像英國的大城市有這樣多的孩子被車輾死，被馬踩死，任何一個地方也不像這些城市有這樣多的孩子摔死、淹死或燒死。孩子們因燒傷或被開水燙傷而致死的特別多。這種事情，在曼徹斯特的冬季數月里幾乎每周都要發生一次，在倫敦也一樣地多，只是報上很少登出來罷了；我手頭只有1844年12月15日“每周快訊”上的一篇報道。根據這篇報道，從12月1日到7日這一星期中就發生了六起這樣的事件。這些慘遭橫死的不幸的孩子們完全是我們的社會混亂以及熱中於保持這種混亂狀況的有產階級的犧牲品。但是也很難斷定，甚至這種可怕的痛苦的死亡對這些孩子來說是否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這種死亡使他們擺脫了充滿貧窮和苦難的、痛苦多而歡樂少的、漫長的一生。英國已經到了這種地步，資產階級也天天在報紙上讀到這一切，可是他們卻無動於中。然而，如果我根據我所引用的那些不能不為他們所熟悉的官方或非官方的證據，控告他們犯了社會謀殺罪，他們是沒有權利申辯的。他們應該想辦法結束這種可怕的情況，否則就把管理公共事務的權力移交給工人階級。對后一種辦法，他們絲毫也不感到興趣；而前一種呢，只要他們還是資產階級，還不能拋棄資產階級的偏見，他們就無力做到。事實上，雖然在現在，在幾十萬犧牲者已經倒下去以後，他們終於採取了一些微小的預防性的措施，公布了一個對住宅亂七八糟地擠在一起的情形總算

稍微限制了一下的首都建筑法案^①，虽然他們夸耀他們这种不仅沒有触动罪恶的根源而且連卫生警察的最平常的要求都不能滿足的措施，但是他們还是不能以此来洗清他們的罪名。英国资产阶级現在只有两条路，或者不顧这种落到他們身上的无可反駁的謀杀的罪名，繼續把統治权握在自己手里，或者就自己引退，把政权讓給工人阶级。到目前为止，他們还是宁愿选择第一条道路。

現在讓我們从工人的身体状况轉到精神状况。既然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码的生活，那我們也就不必奇怪它給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而这一点实在并不怎么多。英国的教育設施和人口数目比起来，少得很不相称。工人阶级可以进的不多的几个日校，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进去，而且这些学校都是很坏的，教师都是已經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是做什么工作都不适合的人，他們只是为了生活才来当教师，大多数連自己也沒有具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识，缺乏教师所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質，并且一点也受不到公众的监督。这里也受着自由竞争的支配，照例也是有錢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來說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他們沒有相应的知识来做正确的选择。沒有一个地方实行义务教育；在工厂里，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所謂义务教育也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当政府在1843年的議會會議上要想真正实施原来只是徒有其名的义务教育的时候，工业资产阶级就傾全力来反对，尽管工人表示坚决贊成。此外，有大批的儿童整个星期都在工厂和家里工作，因而不能上学。而为白天做工的人

①首都建筑法案 (Metropolitan Buildings Act) 于1844年在英国議會通过。——編者注

办的夜校几乎根本就没有人去，去了也得不到什么好处。青年工人累了十二小时之久，还要叫他们在晚上八点到十点去上学，这也未免太过分了。那些去上学的人多半在上课的时候就睡着了，“童工調查委员会报告”中有几百个证据都证实了这一点。固然也开办了主日学〔注2〕，但是那里教师极端缺乏，而且只是对那些已经在日校里学过一点的人，才能有些好处。从一个星期日到下一个星期相隔的时间太长了，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很难在下一次上课时不忘记他在上一次，即一星期前上课时学到的东西。关于这一点，“童工調查委员会报告”中有成千的证据，委员会本身也坚决认为，无论是日校或主日学都远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这个报告中举了一些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愚昧无知的例子，这样的愚昧无知甚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样的国家里也是很少有的。但是事情怎么能不这样呢？工人受教育，对资产阶级好处少，但可怕的地方却很多。政府在5,500万英镑的庞大预算中用于国民教育的只是4万英镑这样一个可怜的数目。假若没有各宗教教派的热狂，教育经费也许还要少得可怜，而这种宗教热狂带来的害处至少可以和它在某些方面的好处相抵。但是国教教会成立了自己的National Schools^①，每一个教派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学校，而它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将本教教徒的孩子保留在自己的怀抱里，可能的话，还要从别的教派那里把某些不幸的孩子的灵魂抢夺过来。结果是，宗教，而且恰好是宗教的最无聊的一面（即对异教教义的辩驳）成了最主要的课程，孩子们的脑子里塞满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西，从童年时期起就培养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

①国民学校。——编者注

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工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議會建立純世俗的国民教育制度，而把宗教教育交給每一个教派的牧师，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屆內閣同意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內閣大臣是資產階級的馴順的奴才，資產階級又分成无数的教派；每个教派都只有在他們能够使工人同时接受这个教派所特有的教条作为抗毒素的时候，才同意工人受教育，因为不这样的话，讓工人受教育是危险的。又因为这些教派相互之間直到現在还在为爭夺最高的統治权而斗争，所以工人階級就只好暂时不受教育了。不錯，厂主們吹嘘他們已經把大多数工人教得能念書了，但这里所謂能念書是怎么一回事，从“童工調查委員會报告”中可以看出來。只要誰認識了字母，就說他已經能念書，于是厂主們也就心安理得了。但是英文的正字法是很复杂的，因而念書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只有經過长期的学习才能学会，如果注意到这一点，工人階級的愚昧无知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完全会写的只是很少的一些人，而要写得合乎正字法，就連許多“有教养的”人都不行。在国教高教会派的、教友会的、以及其他一些教派的主日学里，根本就不教学生写字，“因为这对于礼拜天來說是一种过分世俗的作业”。工人所受的其他各种教育是怎样的，从以下的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來。这些例子都引自“童工調查委員會报告”，这个报告可惜沒有談到真正的工厂工业。

該委員會委員格稜吉說：“在北明翰，經我考試过的孩子，一般地連一点勉强可以說是有用的知識都沒有。虽然几乎所有的学校里都只有宗教教育，但是就在这方面他們一般也都是极端无知的。”該委員會委員霍恩說：“在烏尔未汉普頓，我看到过这样一些例子：一个上过日校和主日学的十一岁的女孩子‘从

来沒有听說過另一个世界，也沒有听說過天堂或阴間的生活’。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子不知道 2×2 等于多少，說不出两个辨士合多少法寻（ $\frac{1}{4}$ 辨士），甚至当人們把这些錢放到他手里的时候还是說不出。有几个男孩子从来沒有听說過伦敦，甚至连威伦霍尔也沒有听說過，虽然这个地方离烏尔未汉普頓只有一点鐘的路程，而且两地的交通还是很頻繁的。他們当中有几个人从来沒有听到过女王的名字或者象納爾逊、威灵頓、拿破仑〔注 3〕这样的人物的名字。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甚至连圣保罗、摩西或所罗門都从来沒有听說過的人，对大盜狄克·杜平、特别是以越獄聞名的小偷杰克·謝伯的生平、事迹和个性却知道得清清楚楚。”——“一个十六岁的男孩不知道 2×2 是多少，也不知道 4 个法寻等于多少；另一个十七岁的男孩說，10 个法寻就是 10 个‘半辨士’，还有一个也是十七岁的男孩子，对几个很簡單的問題只簡短地回答說，‘什么也不知道’（he was no judge o’ nothin’）。”

（霍恩。“报告”附录第 2 部分 Q18, No216、217、226、233 等）

这些孩子被人們用宗教教条硬灌了四五年，結果并没有比原来多知道一点什么。

有一个孩子“正規地上了五年主日学，他却不知道耶穌基督是誰，虽然也听到过这个名字；他从来沒有听說過十二使徒、参孙、摩西、亚伦等”（同上，文件 q 39 頁，I. 33）。另一个孩子“正規地上了六年主日学，他知道耶穌基督是誰，知道他死在十字架上，知道他‘为了替我們的救主贖罪’而流了血；他

从来没有听说过圣彼得或圣保罗”（同上，q 36頁，I. 46）。还有一个孩子“在七年之內上过好几个主日学，只能讀一些小書和简单的单音节的字；他听说过十二使徒，但不知道圣彼得或圣約翰是不是也在內，以为圣約翰大概就是圣約翰·威利”（美以美教派的創始人），如此等等。（同上，q 34頁，I. 58）对于耶穌基督是誰这一問題，霍恩还得到过这样一些答复：“他是亚当”，“他是一个使徒”，“他是救主的主的儿子（he was the Saviour's Lord's Son）”；而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却这样回答：“他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伦敦国王。”——在設菲尔德，該委员会委員昔蒙茲要一些主日学的学生念書；他們說不出他們念的是些什么东西，他們刚念到过的使徒是些什么人。关于使徒的問題，在他依次問过一切孩子而得不到正确的回答以后，一个看起来很机灵的小男孩滿有把握地喊道：“我知道，先生，这是些害麻疯病的人！”（昔蒙茲。“报告”附录第1部分E 22頁及以下各頁）

陶业区和郎卡郡的情形也是一样。

这里可以看出，資产階級和国家在工人階級的培養和教育方面做了些什么。幸而这个階級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給他們一种实际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里的那一套废物，而且还清除了和那一套废物糾纏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宗教观念的毒案，甚至还把工人置于英国全民族的运动的前列。貧困教人去祈禱，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讀，更不会写，但是他們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們却知道得很清楚。資产階級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們能够

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虽然他们不会写，可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取消谷物税〔注4〕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虽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問題，可是他们很了解人間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問題。这在以后我们还要談到，現在讓我們来看看英国工人的道德面貌。

在所有的英国学校里，道德教育总是和宗教教育連在一起，这种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結果显而易见地絲毫不会比宗教教育好些。人們用来調节人对人的关系的簡單原則，由于現存的社会条件，由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本来就已經非常紊亂，而当这些原則和不可理解的宗教教条掺杂在一起，并以一种专橫而毫无理由的訓令的宗教形式出現时，就不能不使那些沒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感到非常莫名其妙。正像所有的权威、特别是童工調查委员会所承認的那样，学校对工人阶级的道德几乎沒有任何影响。英国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到这样愚蠢、这样鼠目寸光的程度，甚至不肯花一点力量把現代的道德，把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使自身有保障而泡制出来的道德灌輸給工人！日益衰老、懶惰的资产阶级連为自己打算都認為是太費力，是多余的了。当然，总有一天他们会后悔的，可是到那时就已經晚了。如果工人不懂得这种道德，不奉行这种道德的話，资产阶级无论如何是不該抱怨的。

可見工人不仅在身体方面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統治阶级的擠弃和忽視。而资产阶级为工人准备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法律，当工人把它逼得太紧的时候，它就用法律来对付他們；就像工人是无理性的动物一样，對他們的教育工具只有一种：皮鞭——粗暴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吓唬人的力量。

所以，这些被当做牲口看待的工人，不是真的逐渐变得像牲口一样，就是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感情，那是毫不足怪的。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392—400页

懂得了这一切以后，对于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资产阶级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之间的共同点，比起它和它身边的工人之间的共同点来，都要多得多。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在欧洲大陆上，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认得这两种人中的一种，即资产阶级。可是对英国的未来更加重要得多的，恰好是另一种人，即由无产者所组成的那一种人。^①

英国工人在公共团体中和政治观点上所表现的社会性格，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在这里我们只想谈谈上述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后果，而且只谈这些后果对工人的个性所起的影响。在日常

①大家知道，迪斯累里在他的长篇小说“神巫，或两种民族”（«Sybil, or the Two Nations»）中，几乎和我同时说出了大工业把英国人分为两种不同的民族的见解。——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生活中，工人比資產者仁慈得多。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乞丐通常都几乎只向工人求乞，工人在幫助穷人方面無論如何比資產階級做得多。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証实的事实，曼彻斯特的掌教帕金逊先生也証实了。他說：

“穷人給穷人的要比富人給穷人的多。我可以引用我們的最老、最有經驗、最善于观察和最仁慈的医生之一巴茲里博士的証言来証实我的話。他公开地說過，每年穷人們互相給予的总数超过了同时期內富人給予穷人的数目。”^①

工人的仁慈也表現在其他各个方面，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令人愉快的。他們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他們能同情境况不好的人。在他們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資產者的眼光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是比較和氣比較可亲的，虽然他們比有产階級更迫切地需要錢，但他們并不那样貪財；對他們來說，金錢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可是对資產者來說，金錢却具有一种为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偶像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資產者变成了卑鄙齷齪的“財迷”。完全沒有这种金錢崇拜感的工人，并不像資產者那样貪婪，資產者为了多賺錢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認為生活的目的就是裝滿自己的錢袋。所以工人比資產者偏見少得多，看問題清楚得

① <On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or in Manchester etc.> By the Rev. Rd. parkinson, Canon of Manchester. 3rd. edit. London and Manchester, 1841. Pamphlet [曼彻斯特的帕金逊掌教著的小冊子“曼彻斯特等地的穷人劳动者的現狀”1841年伦敦和曼彻斯特版第3版]。——恩格斯原注